

父爱如山 □

郑州地理

奔跑的父亲

◆ 鲍海英

那年,我从学校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经常唉声叹气。

在应聘单位又一次拒绝后,那天我无精打采走到家门口,看见父亲在庄稼地里,正挥舞着锄头,我突然想要转身,却被父亲叫住了。见我垂头丧气,他沉默半晌,叹了一口气,说:“别急,晚上我带你去一个远房亲戚家坐坐。”

这个远房亲戚,是一家小镇上的银行行长。说是远房亲戚,其实都不知道有多少代的转折亲。所以,我家与这个行长家自然从来没有来往过。我知道,父亲带我去,就是去求人,看看能不能动用这个亲戚的关系,帮我谋一份点的工作。

父亲一生靠种地为生,老实巴交,从来没有求过人。那天下午,他去镇上银行,把我家的全部积蓄取了出来,买上了香烟和酒。那天晚上,我们趁着夜色,赶往10公里外的亲戚家。

这是父亲第一次给人送礼,他明显有些紧张。特别是当我们来到亲戚家门口,准备敲门的时候,父亲紧张得满头大汗。

我们在门外等了好久,终于敲开亲戚家的大门。亲戚开门看到老实巴交的父亲,愣了片刻,随后看到后面的我,这才勉强让我们进屋。当父亲支支吾吾,磨蹭了半天,这个亲戚才知道我们的来意。

亲戚的脸上一直没有笑容。只是不停对父亲说,这个绝非易事,我帮不上这个忙。

这个亲戚的话,像石子一样,敲击着我的心,本来萌生的希望,使我一下跌落到湖底。但父亲却是一直在微笑着,点头附和行长的每一句话,又低声下气地反复说:“求您多想想办法,您的大恩大德,我们会一辈子不忘。”

低到尘埃里的父亲,突然让我有种逃出去的冲动,我甚至讨厌父亲,为了求人而不顾人格的自损。

但我在父亲面前,不敢放肆,只能度日如年坚持到最后一刻。就在我们准备告别的时候,行长很坚决地让父亲把东西带回去。可父亲假装拎着东西准备出门,就在他跨出门槛的那一瞬间,父亲迅速把东西朝屋内一丢,拉起我迅速冲出门外。等行长反应过来,我们早已冲到了楼下。只时,行长也提着东西,冲下了楼,父亲见状,拉着我的手迅猛奔跑,那速度,像是刘翔在飞。

奔跑中,突然,父亲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重重地摔在地上。可父亲似乎浑身充满了力量,刹那工夫旋即爬了起来,爬起来的父亲跑得更快。等我们跑远了,父亲和我才喘着粗气停了下来。父亲忍着伤痛,一瘸一拐地走着,他欣慰地笑道:“只要留下了东西,你找工作的事,肯定就有希望了。”

父亲忍着摔痛的腿,还那么高兴。而我,转过身却泪流满面。父亲说的没错,一个月后,那个亲戚行长来到我家,说有一个效益不错的单位正好要人,我可以去那儿上班了。行长来我家的时候,把那烟酒原封不动退回了父亲。

行将临别时,悄悄对我说:“你要记住呀,你能找一份工作,不是因为我想让你帮忙,而是你父亲那晚,他拼了命地奔跑。尤其是他摔倒后,忍着伤痛还拼命奔跑,我从没见过有人那样拼命地奔跑……”

如今,我已经工作快20个年头了。很多事情总记得一干二净,唯独那个晚上父亲的奔跑,让我觉得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有两条“门神”般的汉子,为保卫郑州,立下过汗马功劳。到2022年,这事儿就整100年了。

2017年的秋雨缠绵个没够,像是有话要说,却又欲言又止。是啊,百年光阴,把两个在烽烟中穿梭的军人,遮罩得含含糊糊。或许只有人民公园南门内的那棵老槐树,还能够在都市的熙来攘往之中,闭目澄心,去默默擦亮那两张威武的面庞。

彭象乾、胡景翼——大嗓门叫吧,回应你的是银杏树飘飘悠悠的叶片儿,还有漫天的霖霖闲愁。这两位军人不是当红明星,没有珠光宝气,但他们曾经用生命护卫过我们生活的这座城池。

“百战奠山河,革命勋昭勤国史;万人空道路,中原庙祀报元戎”——这是大书法家于右任亲撰亲书的一副十二言楹联。斯联镌于青石,镶嵌在郑州市人民公园南门。碑风帖韵的魏体行书,神气浑穆、线质圆劲,雄厚而不乏松活,端的是巨匠手笔。

于右任的这副对联,为其陕西乡党胡景翼而制。胡是爱国将领、民主主义战士,可惜只活了33岁,病逝于开封。那是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1922年4月,直、奉首次战争爆发。冯玉祥率到郑州,即遭河南督军赵倜夹击,幸得胡景翼驰援,困局始解。

而彭象乾,则是为保卫郑州安全而战死的,据说被流弹击中腹部,抬到大石桥南端时咽气。他原是直系军阀驻守郑州的一名团长,直奉首次,率五百余部属护城。1922年5月6日夜,赵倜偶其弟、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乘虚袭郑。激战

中,彭浴血阵亡。

1925年10月10日,地方工商界在彭象乾殉身处(约今人民公园西南角)建成“铭功园”,并为其塑立骑马铜像,树碑铭功,上刻“护国佑民”四字及阵亡将士姓名。后来,据说铜像被侵华日军所掠,原汉白玉碑记于“文革”中遭毁。1955年冬,人民公园接收彭公祠时,五座凉亭、正殿及其他房屋共186间,均已破败朽颓。迭经修缮,得成今日模样。

现在,我在丝雨如织中访旧。由西门入,至南门外,因为两条铮铮铁汉,人民公园显得熟悉而又陌生。我慢慢走,细细品,任凭一份感激在冷雨中燃烧。守门的是门神,那么,彭象乾在西门,胡景翼在南门,是不是人民公园的一对门神呢?进一步想,算不算得上是郑州这座城的秦琼、敬德呢?

公园西门内,一片白石砌码的方台之上,有五座翘檐飞角的仿古六角凉亭。亭子西北方不远处的草坪里,竖着汉白玉残碑。俯身细察,繁体楷书隐约:“四十三团二营书记长马垂勋、四十三团十连连长陈宪瑞”等,还有人名若干“张振忠、刘德善……”。碑与亭,便是为纪念彭象乾而建的“彭公祠”的遗迹了。

民国十四年,“铭功园”落成时有开园辞:“‘铭功’彭公官阶高,死尤奇,铸铸铜像,以资吾人之观感。其余则镌姓名于亭碑,共五百九十五人,俾同流芳于不朽。园大二十亩,周以铁栏,中植花木,前亭五,后祠堂五楹,间以宅庭,又呼为彭公祠。”此外,由“彭公祠”之名所

捎带而至的,还有公园西临、眼下仍在的“铭功路”和左近的“彭公祠社区”。

1932年,冯玉祥、于右任等力主为胡景翼立祠。“胡公祠”1936年秋完竣,占地23亩,乃五楹单檐歇山式仿明清大殿建筑。落成之日,名流云集,盛况空前。当时57岁的于鬲翁尤其用心,掇冗伏案,亲自撰书了楹联与碑记。相关资料说,1983年修缮施工,胡公祠发现了一块刊于1938年的石碑。碑嵌于墙,原为灰浆所蔽,碑文云:“郑州胡公笠僧祠碑记。富平胡上将笠僧既歿之八年……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富平刘守中撰文,三原于右任书……”到2008年,又在壁中新获碑刻8块,每块长约1.08米、宽约0.5米。碑上刻着国民党军第二军暨陕西陆军第一师共610位阵亡将士名单,部分名字上方还镌有军衔。

胡公祠系列刻石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该祠的建筑特色以及祠前那对雨凿霜被的石狮,也都不容忽视。我踮着脚尖,透过紧闭的门窗,窥见殿内空空,唯北墙中部略高处,镶嵌黝黑一碑,碑阳额部居中阴刻“国土”二字,余不可辨。“国土”已矣,唯有万千雨线牵扯着深秋的衣角。两座祠堂,日日在嘈杂中寂寥。一对门神,使郑州暗暗踏实。其实许多卓伟与壮烈,就悄然淡泊在你我身边。有一份恩,关乎城池,正被琐碎的欲望与烦恼悄然磨损。

你聪明的,想想吧,在这繁华为雨浆所覆的秋园,何妨肃容向祠,默念两条好汉的名字,去温热两颗军魂,静静升华一段贞疑的心境呢。

新书架 □

《民间情歌》:来自生活的艺术

◆ 孙倩

张光宇是现代中国漫画和装饰艺术的奠基者之一,他的装饰画在民族艺术的基础上,吸取外国美术中的优秀成分,形成形式感极强,富有民族趣味和时代感风格。他是中国动画艺术的先驱之一,是动画片《大闹天宫》的形象设计者。他还是优秀的文学插图画家,所绘《民间情歌》《水浒一百单八将》《金瓶梅人物》《杜甫传》《神笔马良》等是中国现代插图的高峰。

《民间情歌》画集是张光宇在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是在他所收集的多种民间歌谣的基础上,每首民歌绘制一幅画作。《民间情歌》不仅显示张光宇对中国民间版画所下的功夫,并在造型方面透露德国画家的严谨精神和墨西哥画家阿弗罗皮斯的夸张手段。他把长期以来对民间艺术和人民生活的研究、观察与同情心,全都倾注在这些作品中。这是真正来自生活的毫无矫饰的艺术。

“小上海”称谓由此得来。两年前,拐河镇入选了“河南省美丽宜居小镇”的行列,我想入选理由应该是史诗、是文化。

也许,是想寻找李白《将进酒》的创作意象,我发现自己在这里走不出来了。拐河很美,但没有黄河的磅礴气势;淮河入海,但在历史上多次改道分成支流何以奔腾到海?为了验证我的疑问,我接连找了几位当地的文化学者请教,无奈都不是理想中的答案。那么李白是凭什么在这里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诗句呢?他是借助酒性的狂放而作,还是有第二个创作现场呢?我迟迟无解。

走到李白饮酒的白秀沟是在午后,玛利亚告诉我附近有家赵国栋家酒作坊,传说李白当年喝过他家的酒。我四下张望,正不知往哪里走的时候,一个叫卖“将进酒”的高腔吸引了我。“买酒吧,这里有‘将进酒’”。他拿出一个白色瓷酒瓶,摸了又摸,俨然用一个造酒传人的担当,来为拐河的品牌广而告之:“李白《将进酒》诗里说了三层意,都是喝酒。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二、惟有饮者留其名;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客到拐河,请喝李白诗中美酒。来,尝一尝吧!”

我好奇地接过酒杯,眯上眼睛喝下去,感觉一股辣甜,原来《将进酒》是这种味道,李白啊李白,你走了一千多年,拐河人民从未忘记你的诗酒才情。



平湖秋色(国画) 朱坤芳

人在旅途 □

客到拐河话李白

◆ 贺晓岚

去闺蜜玛利亚的故乡南阳市方城县拐河镇度假,听她说唐代大诗人李白曾经到此一游,我思忖,过去只知道这位诗仙去过江油、安陆、济宁一些地方,什么时候还来过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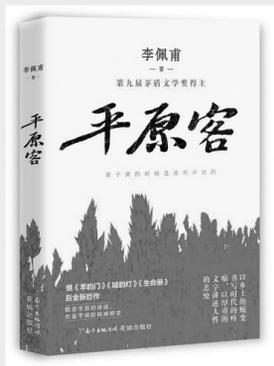
穿行于拐河小镇,我以为自己是在江南水乡,一样的徽派建筑、一样的小桥流水,而最难抗拒的是,走进哪家酒店都有李白与《将进酒》的诗画和酒水。其实,李白来到拐河镇只是一个会友的过客,时间仅仅数十日,可是,他在这里创作的《将进酒》却萌翻了一千多年来的全球华人。不过,拐河镇很含蓄,它在今天也是许多的“君不见……”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李白因“赐金放还”被贬八年之后,来到拐河镇,和他的两位朋友岑勋、丹丘生煮酒论时事、谈人生,在酒酣耳热、胸胆开张之时,写下了传诵千古的《将进酒》。那一年李白52岁,应该是一个男人最有作为的年华。而诗的起句上来就铺垫了难言之隐,他是要找到

一个情感的出口。“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酒缝上劝酒的场面与话语,使人如见其状,如闻其声。《将进酒》整首诗文并不长,175个字,不长也好背。可是,我一张嘴就说错了字,那个《将进酒》的“将”在这里不读jiang,而读qiang,是“请”的意思。但我固执地认为读qiang是拐河人的方言,哪知却是我的无知。

拐河镇因拐河而得名。拐河,一个掌控水流方向的名字,这里地处鲁山和叶县交界,是淮河水系的上游,因淮河重要支流澧河穿境而过,水随山曲,故称拐河。西周时期,属曾国领地,是纺织技术的发源地。据说,张騫出使西域带去拐河的丝绸在欧洲一炮打响。前不久,央视科教频道还到此寻访丝绸之路的发源地。而当江浙一带的缫丝业兴盛后,每次交货,也必有两匹拐河的丝绸当作压箱底的宝贝。久而久之,沿河两岸还留下不少他们居住的粉墙黛瓦的老宅院。因此,拐河镇的

连载



也许,这又是一次阴差阳错。可李德林在饭桌上提到了刘金鼎,这是事实。后来,刘金鼎很快被提拔为副乡长,这也是事实。

校长回来省亲,刘金鼎并不知道。对于刘金鼎来说,唐明生捎给他的那句话,让他激动不已。这说明,校长还一直记着他呢。刘金鼎回梅陵不到一年的时

李德林说:“我再强调一遍,我是办私事。你这样搞,我以后还能回来么?”

薛之恒说:“知道是私事。也知道你忙。没想多留你。可你总得擦把脸,吃个便饭吧?”

李德林无奈,说:“这样,下碗面,吃了就走。”

薛之恒说:“咱家乡的酒,你给扬扬名,多少喝点吧。”李德林说:“我回来是给先人上坟的。喝得红头涨脸的,好看么?下次,下次吧。”

薛之恒说:“一滴都不喝?”李德林说:“一滴都不喝。”薛之恒说:“好。听你的。这行了吧?”

午饭是在县委小招待所吃的。说是便饭,依旧很丰盛。海参鱿鱼一样不少,空运的大龙虾都上了……李德林说:“这是干啥?说好吃碗面,还搞这么复杂?”薛之恒说:“面一会儿就上。无酒不成席,便饭。”两人过去毕竟是老同学,李德林虽然不愿意张扬,也拉不下脸来,驳这位老同学的面子。两人说说家乡,说说同窗……就这么话赶话地说着,

李德林随口问道:“我有个叫刘金鼎的学生,找过你么?”薛之恒说:“找过。已经安排了。”李德林说:“这孩子,咋样啊?”薛之恒随口说:“不错。是个苗子。”这时奉陪末座的办公室主任唐明生插话了:“薛书记把他安排在县农技站了。现在是农技站的副站长。”李德林说:“这么年轻,蹲在县里干什么?不是说让他下基层么?”薛之恒说:“是啊,很年轻,有朝气。”李德林手一挥,说:“年轻人,还是到基层去,好好锻炼。”其实,他就那么随口一说。

饭后,李德林再一次强调说:“各位留步。就此别过。给我点自由。”

薛之恒说:“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陪你回去看看老人。”李德林说:“你要还这样,我现在就回城去。”薛之恒说:“好。那好。你说算了。这样,都回去吧。给李省长自由。”

那天,李德林的确是一个人回乡的。他没让任何人陪他。离村一里远,他就让车停下了。尔后,他一个人步行回村。他上左下

右的衣兜里装了六包烟,一到村口,他就三叔、二大爷地叫着,挨个儿给人打招呼,挨个儿敬烟……一直到烟散完的时候,他才回家。

不久,梅陵全县都传遍了:说是老李回来了。人家都当省长了,还跟过去一样。这是个“布衣省长”。口碑更加的好了。

李德林走后。第二天,薛之恒带着办公室主任唐明生,专程去看望了李德林的父亲。在车上,薛之恒又提到了刘金鼎。他说:“这个老李,人都给他安排了。怎么又说要去下基层。啥关系?啥意思?”

唐明生说:“是啊,安排得好好的。又老话重提……不过,咱县那个大项目,李省长给批了一千万。”薛之恒说:“还不满意?不会吧。我这老同学,没那么多心眼。”

薛之恒说:“薛书记,有个事,正要向你汇报呢。最近,上头不断地地下文件,要求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咱县的中层以上,干部偏老,平均年龄52.5岁,是不是动一动?”薛之恒挠了挠头,说:“是啊,偏老。会上说吧,把这个啥子刘金鼎,也给考虑进去,年轻嘛。”



全家福(国画) 杨士才

诗路歌歌 □

当我们老了

◆ 张娜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
我会透过模糊的双眼
细读我俩熟记在心的诗篇
回想当年青春的岁月
那首诗的羞涩
那悠扬的声音与风度翩翩

当你老了,眼睛花了
我用微微颤抖的双手
凭心触摸曾经的似水华年
记忆中钟响的一刻
那朵花的幽香
那擦肩的停顿与神伤黯然

当我老了,记性差了
你花时间穿成的凝集
点点滴滴来唤醒我的记忆
能否再重新一次演绎
似曾相识的晨夕
那漂浮的思绪流淌在梦里

当我老了,皮肤皱了
你仍用专注的眼神
用爱意定格重逢的刹那
时光摇曳着惊喜与甜蜜
人生若只如初见
那一如往昔的爱永驻心田

琼花果

◆ 陆静

琼花落尽
你结出红红的果实
八仙竟渡聚于岁月枝头
一起商讨来年春色
绿染何处 花立何枝

秋风不温杯酒
你已醉成酡红
眯起醉眼
细看阅大世界
人来人往
穿梭于醉梦晨昏

以秋实续写童话
任日子兵荒马乱
随蜂蝶迁徙
忽而江南忽而塞北
再演自然传奇

间,连续提拔。这种恩情,刘金鼎觉得,他是不能忘的。

谢之长也跑来对他说:“听说你当乡长了?县里人都知道,省长一句话的事儿。你得去看看老李,这是大恩哪!”

于是,趁着星期天,刘金鼎专程跑了一趟省城。

李德林仍住在“农科大”后边的那个院子里。进门的时候,刘金鼎四下看看,见门口没放拖鞋,就问:“要换鞋么?”李德林跟着一双破布鞋,边走边说:“换啥。不换。毛病。”

李德林当了副省长后,屋子里反而没有以前干净了。茶几上的烟灰缸塞得满满的,茶几旁还摆了一个垃圾桶,里边塞满了方便面盒子……沙发上还扔着一个枕头,显得很乱。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刘金鼎顿时想起,哦,校长离婚了。

虽说是副省长了,李德林依然很家常,他说:“坐吧,随便坐。”刘金鼎说:“校长,你也该雇个人了。”

李德林随口说:“有小时工。”刘金鼎这次来,给李德林带了四条中华烟,用报纸包着,进门

后悄悄地放在了沙发角上。可他却说:“校长,想你了,来看看你。我可啥也没拿呀。”

李德林说:“没拿就对了。你不在下边好好干,跑来干什么?”

刘金鼎说:“没事。没啥事。校长待我像自家的孩子一样,就是想来看看你。另外,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李德林说:“你说。”

刘金鼎说:“我想,陪校长吃顿饭。地方你定。”

李德林说:“吃饭是吧?钱带来了么?”

刘金鼎说:“带了。”

李德林说:“地方我定?”

刘金鼎说:“校长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李德林看了一下表,说:“那好,跟我走吧。”

那是秋天,临出门的时候,李德林特意戴上了一顶鸭舌帽。他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头前先进了。

出了门,刘金鼎望着他,迟疑着说:“不用车?”

李德林说:“不用。”接着又说,“走后边。”

两人一前一后地出了“农科

大”后边的一个偏门,顺着街道往前走。远远望去,没人能认出这个戴鸭舌帽的是一位副省长,那就是一个平头。

刘金鼎跟着他不紧不慢地在街上走着。先后拐过了四条街口,尔后拐进了一个相对窄一些的街道,他看了路牌,这叫顺城街。在顺城街一个烩面馆的门前,李德林站住了。说:“就在这儿。”

刘金鼎愣愣地站在门前,这是一个只有两间门面儿的小饭馆,看上去很脏,乱糟糟的。他迟疑着说:“就在这儿?这、这地方……”

李德林说:“就在这儿。这儿的烩面最好吃。大马勺下的,一勺一碗。我占座。你排队去吧。”

李德林说:“地方我定?”

刘金鼎说:“校长说去哪儿。咱就去哪儿。”

李德林看了一下表,说:“那好,跟我走吧。”

那是秋天,临出门的时候,李德林特意戴上了一顶鸭舌帽。他把帽檐拉得低低的,头前先进了。

出了门,刘金鼎望着他,迟疑着说:“不用车?”

李德林说:“不用。”接着又说,“走后边。”

两人一前一后地出了“农科